

## 教育機會不均等性依舊存在

這一次研討會的主題是「稅制改革的公與義」。在八篇論文中，這篇論文是唯一的一篇題目沒有稅，內容也和稅沒有關係。實際想一想，教育資源與社會階層和稅有無關係？當然有。國家現在把資源相當大的部分投注在教育上，其實教育的素質同時也增加了生產力，也就增加了稅，稅又回過頭來成為教育的資源。

階層就不一樣，高教育水準者的平均所得多，所以繳的稅多，然高階層者卻不一定，最高階層者權限很多，但可能繳的稅不多，貢獻也不多，所以階層跟稅的關係就不同，這一方面可進一步去推敲。譬如說薪水階層，繳的稅是比較多的，因為比較好控制，所以台灣是抄襲美國的方式，把薪資所得的 W-2 Form 搬過來，所以薪資所得跑都跑不掉。至於高所得或一些特殊階層，譬如說醫師、藥劑師、自由業，政府是沒有能力去知道其所得的，

所以那一部分稅的問題就很大了。從這些方面都可能可以進一步去推敲，可惜到目前為止可能整個學術界沒有從這一方面做深入的了解。

張教授在文章中也特別提到，關於台灣的狀況，其結論稱：「台灣的實證資料顯示，高教育程度的父母，或高所得家庭，子女有較高比例進入公立大學，較低比例進入私立大學與技職體系。但情況並不嚴重，且政策上還有對中低社會階層的補助措施」。這樣的結論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有不均等的現象，即父母的社會階層影響到子女進入公私立大學的狀況。第二個部分則是作者認定情況並不嚴重，還有很多補救措施。到底嚴不嚴重，我想可以做進一步的推敲。

最近即將出版《台灣的社會問題二〇〇五年版》，其中的一篇論文〈台灣的升學與教育機會不均等問題〉就從實證資料指出「即使教育擴充到了人人都可以升學，不論是升高中職、升大學，仍可能存在嚴重的教育機會不均等性」。這樣的不均等性還是長期存在，所以據我提供的資料，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自一九八五始，一九九〇—二〇〇〇），調查結果顯示，實際上個人的背景，不只是影響到進入大學的機會，甚至於影響到最後的教育程度。此為迴歸分析，即把很多因素放在一起比較個人的教育程度究竟受什麼因素影響。使用標準迴歸係數，意思是變項對於各教育程度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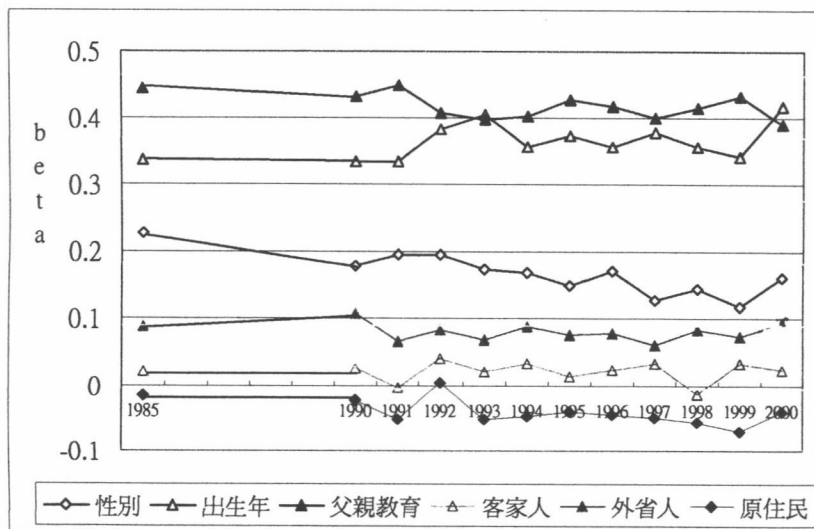
的量。

### 父親教育程度為影響個人教育流動最大因素

長期以來，從一九八五年以來，調查結果顯示父親教育程度，標準迴歸係數一直在〇·三九一至〇·四四九之間起伏，變化不大。這個結果顯示父親教育程度還是影響個人教育流動最重要的因素。父親教育程度不只是影響考進公立大學的機率，更全面性影響到進入各級學校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一直沒有很有效的下降。這樣持續性而變化很小的態勢，顯現教育資源分配確實依社會階層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

出生年也有顯著的影響，但這多半顯示教育擴充的結果，愈年輕的民眾，所受教育愈多。這其間倒沒有什麼公平與平等的問題。在性別上的差異，相對而論，就比較值得我們去注意。十五年間，性別的影響有輕微但看得出來的減少的趨勢，標準迴歸係數從〇·二二七下降到〇·一六三，其間還曾降低到〇·一一八。這顯示男女教育程度的差距確實在顯著減少中。

在族群方面，假如以閩南人做為比較對象，外省族群教育程度最高，甚至於沒有什麼下降的趨勢。其次是客家人，再來是閩南人，客閩之間的差異有時是很小，不顯著的，但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1985, 1990-2000)

圖中數據是複迴歸分析所得之標準迴歸係數

在大部分時間，客家人的平均教育程度確實要比閩南人高。原住民在教育程度上顯著地低於其他族群，是預期的結果，但是也正是顯示教育機會族群間顯著的不均等性。我們亟需整體的更積極的原住民教育政策。幾年來，原住民高分進入大學，甚至是榜首的情況常成為大新聞，然而這只是極少數，甚至不是典型的原住民學生。

以上就一九八五至二〇〇〇年個人教育程度受到個人背景持續而少有變化影響的情況很顯著。台灣教育資源的分配受到社會階層的影響，進而顯著地影響到個人的教育流動。這不只是個人親代教育程度的繼承現象，也有性別與族群間的不平等的問題。而重點是，持續地存在並沒有改善的狀況。所以在此便需要了解教育資源分配是和此有關的，因為父親教育程度高，掌握的資源多，原住民掌握的資源少，乃至於整個國家分配時雖然有些補助，可是能分到的還是有限，所以可能會影響到子女的教育程度。

### 教育投資不足 生產力將降低

同時我們要注意到最近的一個趨勢——貧富差距的擴大。至於整個金融改革，稅賦改革所代表的，好像有一種愈來愈強，愈來愈令人不滿的不公平性在增加，這樣的增加會不會又影響到教育資源性的分配，我認為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再推敲的。教育資源本身也是一

個問題，這幾年的增加的教育預算沒有總預算的平均增加地多。大體上而言，從二〇〇一年開始，教育經費的增加值增加了〇·一%，而總預算的增加是增加〇·八%，所以教育經費的增加是低於總預算增加的比例。這就是長期以來很多人很關心的，我們對於教育的投資不但不足，而且相對來說是減少的，所以才只有五年五百億等類似的計畫。這樣的計畫是否有效？在整體教育資源不足或減少的狀況之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張教授特別提到軍公教月退俸，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可是陳水扁總統日前指出軍公教月退俸即使降至薪水的百分之九十，仍是全世界最高、最好的退休待遇，但政府一年即可省下兩百多億元支出，這筆錢可以做教育和社會福利支出。這樣的說法也沒有錯，可是馬上就引起教師的反彈。而我們也知道，退撫制度是否能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所以考試院已經說：「很困難，但會逐步去做。」不過總統也只是說說而已，也不會有什麼改善的效果。

文章中提出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值得注意的，可是情況的惡劣可能不是張教授所說「目前已在修改制度中，但今後還有一段痛苦的歲月」。制度的修改可能相當有限，痛苦的時日可能要拉得很長。不過，最後要說的是，教育資源的增加本來就不應該寄望於減少軍公教退撫經費，經費也有限，最重要的是，國家必須要注意教育的提升，亦即教育資源

的持續投入，這是我們最關心的，政府應該有更積極的作為才對。和目前的情況正好相反，教育資源是有限的，甚至於相對而言是在減少的，這樣的話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不但有不利的影响，同時具體而言，對於整個稅收也會有影響，因為教育投資得不夠，整個生產力就不會增加那麼多，當然稅能夠增加的就有有限的，所以教育雖然算是投資，可是這是投資會對整個社會資源會有增加效果，甚至對於稅額也會有幫助。

